10月8日，从废墟中挖出的书包和书本遗落在废墟边的草丛中。

10月8日，家长马仁辉夫妇存在手机里的孩子的照片。照片拍于孩子遇难前三天。

10月8日，一位村中的老大娘特意去安慰学校的老师李志松。

10月8日，几名少年在滑坡废墟前帮助大人清理淤泥。附近孩子上学都是走这样的路。

（上接A14版）

马仁辉一直没有掉眼泪。孩子挖出来他不敢去看。回到家里，包孩子的布一层层打开。孩子穿着中秋节新买的迷彩服和黑色小水鞋。

马仁辉放声大哭。

躲过的地震

孩子们躲过了地震，没有伤亡。但校舍成了危房，地震后停了课

马仁辉还记得地震时自己的害怕。

9月7日地震，镇河晃得还是有点凶。第一时间给老师打电话，听说孩子是安全的。他长长舒了口气。

儿子马德民是独生子。山里不少人家不止一个孩子。马仁辉夫妻说他们只要一个，是想所有的好东西都能给他。

上坝小学在地震之前有过演练。李文佳说，一听到集合铃，老师会组织学生往操场跑。

孩子们很听话。

9月7日那天，一开始震，老师就让孩子往桌子下面钻。后来，集合铃一响，几分钟后，孩子们全部集中到了操场边上。

没有任何伤亡。三层的教学楼顶楼裂开了大拇指那么宽的缝。

第一次经历地震的马德民变得小心翼翼。他回家说害怕，有几天不敢睡觉。后来他和爸爸说，“我睡着了，地震来了你一定要把我抱出去”。

马德民格外关心地震的新闻。温总理到彝良的新闻是他先看到然后告诉爸爸的。

上坝小学的学生上学不容易。最远的要走3个多小时山路。平时走山路，要留神山上可能会滚落的石头。

马仁辉经常告诉孩子，山路要靠着外边走。

李文佳也担心学生的安全。他说最怕学生放学打闹会滑下山。孩子们听话，说过几次之后，很少有人放学在路上打闹的。

地震了，课停了。

文永毅问过爸爸很多次，什么时候才能上学。他是学习委员，怕落下太多的课。

上坝小学的校舍要作为危房拆除。最开始，李文佳得到的消息是会在上坝小学操场附近搭建板房。

“我觉得板房还是安全的，”李文佳等待着板房到来，可以重新上课。

在废弃小学复课

这是一所废弃的学校，被认为建筑质量可以，不过没进行过地质灾害重点排查

板房最终没有来。

9月25日必须复课。

上坝小学学前班、一年级、四年级、五年级租了农户五间房屋上课。三年级和五年级的学生被安置到了田头小学。

田头小学建成于2007年。水泥空心砖构造，是镇河村以前的单小。2011年撤点并校，废弃了。

彝良县教育局副局长洪立昌说，这个单小建筑质量可以，相对比较安全。

他称，在安排学生上课之前，县里的住建部门和乡中心小学对田头小学进行过评估，“觉得没有问题”。

在彝良的地震重灾区和地质灾害点的学校，会有省地震局和省住建局的人员进行排查。合格了会贴绿色标签，不合格是红色标签。

田头小学并没有被重点排查。彝良地震后，新增地质灾害点294个。彝良国土资源局副局长朱绍华说，田头小学此前不在地质灾害点范围内。

这是一个让家长无法接受的结局。学校选址并没有和他们商量。孩子第一天上课之后回家，他们才知道孩子被安置在田头小学。

废弃的小学操场已经长满了半人高的草。

半个月没上学的孩子们很兴奋。艾宇说，她觉得新学校也挺好。“远了走路锻炼身体”。

龙海乡是彝良最穷的一个乡。镇河村是龙海最穷的村。这个学校留不住人。

上坝小学7个年级只有4个老师。搬到田头小学两个年级，只有李志松一名老师，同时教两个班的所有科目。上午九点上课，下午两点半放学。

复课不到十天时间，学校里还没有校餐。路远的孩子6点左右起床，不吃早饭，拿两元钱，中午在小卖部里买一袋方便面。

除了中午泡面，他们只能喝皮管里的凉水。

孩子们很少抱怨，有近一半的学生会提前一个小时到学校。

出事后，很多村民叹息，“出事的都是些爱学习的孩子”。

复课与“社会稳定”

“学生全面复课是一个社会稳定的标志。”县教育局副局长洪立昌说。说到当初要求确保安全时，突然泣不成声

“学生全面复课是一个社会稳定的标志。”彝良县教育局副局长洪立昌说，上级部门有相关的复课要求。复课标志着学生从地震阴影中回到校园生活。

对于彝良县来说，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。彝良地震，22万多平方米的校舍损毁或成为危房，占总校舍面积的近一半。

活动板房数量不够，“先要给重灾区的学校使用”，洪立昌说要从震中到边缘的次序安排。他说因为交通各方面的原因，板房并不能迅速到位。

上坝小学虽然作为危房被拆除，但它所在的地方只是地震的次重灾区。

可以做学校的大帐篷数量也不够。有的学校只能用小帐篷凑。能够租借农舍的就租借了农舍，没有安全农舍的搭帐篷。没有帐篷的用彩条塑料布。

“反复压缩，还有6万平米的校舍没有着落。”这需要大量的资金，洪立昌说到当初复课要求确保安全时，突然泣不成声。

18个学生就这么没了。

现在彝良县在组织全面的综合排查。国土、水务、气象等部门都要加入进来。全部排查完了再复课。

失去的孩子

学校远，孩子们出门上学的时候，家长大多都在睡觉，没有机会见最后一面

18个孩子再也回不来了。

马仁辉烧掉了马德民所有的东西。除了墙上的四张奖状。

山里的风俗，孩子意外死亡不能抬进屋里。

马仁辉在院子里用完了一整块香皂，两条毛巾，把马德民洗得干干净净。两床新的棉被裹着他下葬。

葬在了高山上。前几天，马德民刚刚写过一篇作文，名字叫《镇河的天空》。他在作文里说，镇河的天空真美，我的家乡是一个天然氧吧。

这个喜欢骑着自行车玩漂移的三年级班长，对未来充满幻想。他喜欢蜘蛛侠，喜欢金甲战士。他说将来要做警察。

他自尊心很强。哪次考试没有考第一名会难受几天。他有段时间写字总喜欢侧着身子。马仁辉纠正了他两次，慢慢改过来了。

他被挖出来时，右胳膊是弯曲写字的姿势，怎么也掰不开。脖子上有一道深的划痕。马仁辉猜测他趴着写字，外力冲击下桌子撞击，留下的伤痕。

学生出门上学的时候，家长大多都在睡觉，没有机会见最后一面。

早上出门，文永毅就留给爸爸一句话，“爸爸，我走了。我拿了零用钱”。

黄琼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。山里的孩子没那么多讲究，9岁了，没人给她照过相。这个女孩胆子小，天黑乎乎的出门，每天她总要去喊离自己家近的文永毅。

一个多小时的山路他们都习惯了。这次死去的孩子里，最远的每天要走三个小时。

父母在外打工的常成娥，总想去昆明找爸妈，在那里读书。她知道父母供不起，在电话里一直跟妈妈说，我去昆明看看就好了。

常宗国是独生子。在昭通打工的爸爸一打电话就告诉他要好好读书。“他学习好”。

有一个家庭走了两兄弟。三年级的陶贵永，五年级的陶贵能。陶贵永总是爱揪艾宇的小辫，揪了之后又呵呵道歉。

李文佳记得陶贵能。放学不回家在学校里弹弹珠，批评了一次，就再没犯过。

李志松说，山里的孩子，格外珍惜读书的机会。

10月7日，国土资源部发布了田头小学滑坡灾害的调查报告。灾害是由于持续降雨引发的大型高陡松散岩土体滑坡。9月7日地震对斜坡岩土结构破坏起到一定作用。

据新华社消息，昭通市要求相关部门迅速启动保险等理赔程序，对每位遇难学生的家庭给予30万元的赔偿。

艾宇的两个好朋友马德民和黄琼都离开了。以前三个人总在一起玩游戏。

上学再也看不到他们了。她想了半天，“我也不知道怎么办”。

艾宇说，这几天总是做梦。“梦见石头又压下来，把学校砸了”。

责编 宋喜燕 图编 田铮 美编 郭屹 责校 王春然